

回眸与前瞻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二十年
(1979-1999) 会议论文集

5-53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回眸与前瞻：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二十年
(1979 - 1999) 会议论文集

编者：森 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眸与前瞻: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二十周年(1979~1999)会议论文集/森华编.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ISBN 7-5600-1885-8

I. 回… II. 森… III. 文学研究—俄罗斯—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I51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8419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回眸与前瞻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二十年(1979~1999)会议论文集

森 华 编

* * *

责任编辑:路雪莹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875

字 数:290 千字

版 次: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书 号:ISBN 7-5600-1885-8/H·1066

定 价:15.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编者的话

1979—1999 年是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历史上充满变革的 20 年。在这 20 年，发生在我国和俄罗斯社会以及文学上的巨大变化对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俄罗斯文学愈益真实地展现出的画页图景为我们留下了至关重要的史料与思悟，重写俄罗斯文学历史的时代要求与文学自觉意识的不断提高极大地激活了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与教学者的学术思维，也促成了文学批评思维坐标和价值观念的重新构筑。在这个耕耘者并不太众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园地里出现了少有的学术的热闹和活跃。1999 年 11 月 11 日至 14 日由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社科院外文所和外研社主办，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研社举行的俄罗斯文学学术研讨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

会议文集以“回眸与前瞻”为话由，希望借对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总结与展望，为清理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历史变迁寻找一条线索，对俄罗斯文学与社会进行再认识，重新审视风云变幻、激情不息，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塑造起过重要作用的俄罗斯文学，努力对它作出全面、真切、科学、实事求是的评价，是我们出版这本文集的目的。

本书收入的 38 篇论文，比较广泛地涉及了在此期间俄罗斯文学界发生的重大现象。文集的内容大致分为五个方面：对我国 20 年俄罗斯文学研究进程的回顾；对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新审视，其中包括对 20 世纪文学新热点“白银时代”、“侨民文学”的探讨；对俄罗斯文学理论的总结与思考；对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对文学的文化学、比较学与诗学的研究；对具体作家与作品

的重读。研究者们各抒己见，表现出了一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

文集是我国俄罗斯文学界的学者在 20 世纪最后的年份留下的纪念品。它是一部成果集，展示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在俄罗斯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的实绩，表现了我们的研究与教学在 90 年代迈上的新台阶。它是一部探索集，是研究者和教学者在 90 年代运用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的富有新意志与亮点的探索。文集是一部争鸣集，表现了作者们研究方法的迥异，视角立意的不同，价值取向的多元。令人兴奋的是，老一代的研究者对俄罗斯文学执著依然，以其不减的精力与热情在做出新的贡献，开始成为主力军和生力军的中青年后生以新成果的涌现、新倾向的流露、新热点的沸腾的实践，开始了他们新千年俄罗斯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征程。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未能将会上提供的所有论文全部纳入文集，这是编者深感遗憾的。

目 录

俄罗斯文学研究二十年	叶水夫 (1)
我们的道路和我们的成绩	孙绳武 (5)
权衡一切, 容纳一切	童道明 (14)
对苏联文学反思的反思	张 捷 (17)
新时期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	陈建华 (33)
《俄罗斯文艺》(《苏联文学》)二十年: 回顾和展望	吴泽霖 (46)
重构经典, 确立主体, 再提社会历史学批评	张建华 (52)
关于俄罗斯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断想	余一中 (63)
俄罗斯文学与教学	谭林 林全胜 (69)
“以俄为师”还是“以俄为友”	季明举 石枕川 (75)
关于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	石南征 (87)
对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任光宣 (93)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陆人豪 (112)
苏联文学并非明日黄花	林建华 (120)
自由与责任	袁玉德 (130)
“白银时代”刍议	李辉凡 (140)
审视俄国“白银世纪”文学及其接受偏离	黎皓智 (151)
也谈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	刘文飞 (162)
文学还是文化: “白银时代”的内涵和外延	张 冰 (170)
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论纲	李延龄 (182)

为别林斯基等一辩	包文棣 (194)
认识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整体成就	汪介之 (199)
走向体系研究的艺术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	张 杰 (213)
中俄民族心理结构、艺术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异同性	汪剑钊 (224)
俄罗斯的神秘主义认识论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金亚娜 (240)
文化沟通与文学创新	胡日佳 (254)
从对比诗学基础看俄汉抒情诗的比较研究	曹威风 (263)
原型批评在俄罗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杨明明 (269)
俄罗斯诗学研究中的语义视角	黄 玫 (277)
中国学者所著四部俄罗斯诗歌史	岳凤麟 (287)
解读肖洛霍夫	刘亚丁 (296)
肖洛霍夫再认识	何云波 (304)
卓越的艺术 独特的风格	徐家荣 (311)
鲁迅与阿尔志跋绥夫	闻 敏 (323)
试论普希金在俄国文化中的定位	祖淑珍 (334)
普希金与阿赫玛托娃爱情诗浅析	陈 方 (342)
诗海两岸的对话	王立业 (348)
行迹考察与外国作家研究	陈训明 (363)

俄罗斯文学研究二十年

叶水夫（社科院外文所）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了，我谨代表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等主办单位向与会的同行们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们这个研究会是在1979年秋在哈尔滨正式成立的，迄今已有整整二十年的历史，今年开这个会，也带有纪念的意思。为了回顾与总结二十年来的工作，研讨会的主题定为“俄罗斯文学研究二十年”，也就是回顾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教学、翻译和编辑出版工作，因此，我们这次研讨会就包括这四个方面的专家学者。

回想二十年前正式成立研究会之前不久，1978年冬，同志们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能读书，不能执笔之后，在武汉东湖之滨相聚，无不欢欣鼓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谈当时所能掌握的苏联文学现状，对于即将重新开展的俄苏文学研究工作充满信心，纷纷要求成立一个研究俄苏文学的民间学术团体。就这样，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批准，我们的研究会就在第二年就成立了。

二十年的时间不算长，我个人只做了些上下联系和组织的工作，没有什么贡献，但是，经过全国各地同行的努力，研究会的工作却搞得颇为红火，可以大胆地说，在众多的民间学术团体中，我们的研究会是最为活跃的团体之一。大家最为关心的苏联当代文学的讨论会，如果算上武汉的那次，就有1978年在武汉、1979年在哈尔滨、1980年在苏州、1988年在张家界、1991年在郑州、1994年在无锡等六次之多，专门讨论一个作家的有1980

年在上海讨论托尔斯泰、1981年在大连讨论高尔基、1983年在厦门讨论屠格涅夫、1986年在上海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1996年在北京再一次讨论高尔基、1999年在北京讨论普希金。此外，1984年还在庐山讨论过列宁文艺思想。至于小型的地区性的讨论会，更是不计其数，如北京地区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四个单位轮流主持的现状交流、讨论会，至少每年召开一、二次。

8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1年苏联解体，价值观的变化导致了文学观念的变化。十月革命以来奉为经典或者优秀之作的苏联作品受到重新审视，大都受到了批评、部分否定或全盘否定。而过去的侨民文学、被镇压或迫害的作家的作品、过去因持不同政见在国内不能出版的文学、过去一些出版过后被禁止的文学，总之，大体上就是人们称之为回归之学，白银时代的文学，则成了出版与评论的热点。当然这不是说在俄罗斯的文艺界只有一种声音了。我们看到，那里也还存在着另一种声音，不少俄罗斯作家、学者并不赞成对苏联时代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究竟如何评价那个时期的文学，这是一个有待冷静思考、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近来这种趋向愈来愈明显。

中国从“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主帅的进步文学界就不断在翻译介绍俄国、苏联的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新中国建立之后，俄国，特别是苏联的文学作品与理论的翻译介绍更是声势浩大，对我们的创作与文艺理论界都有较大的影响。反映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建设、同反动势力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的优秀作品对中国文学界及广大读者起过积极的影响，带有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著作、粉饰现实的作品则起过负面的影响，但是，总的说来，正面的影响是第一位的。

苏联解体，文坛变化的情况自然要反映到中国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界出现的文学观念的演变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也

必然在俄苏文学的研究介绍中反映出来。因此，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界对苏联文学，包括十月革命前后以及近些年的俄罗斯文学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根本问题上甚至产生了重大分歧。我们认为，在苏联社会制度剧变，新的情况和问题大量涌现的形势下，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产生分歧，这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学术问题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可靠的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同步式的探讨和争鸣，我们的俄苏文学的研究介绍工作就一定能够逐步取得新的成就。

过去，对苏联文学偏重于翻译介绍，研究工作开展得不够，后来受中苏关系的影响，成果更不多。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研究队伍虽然有所减少，但不少老的还在工作，中青年迅速成长，成为骨干，更重要的是研究的视野宽阔，方法多种多样，深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成果之多，令人瞩目。单是文学史一类，就出版了十几种，如三卷本《俄苏文学史》、三卷本《苏联文学史》、《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苏联当代文学史》、《俄国文学批评史》等，有关流派、思潮的也有不少，至于研究某一个俄苏大作家的著作就更多了。

这次会议主要研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学科建设问题，方法论问题以及古典、现当代俄罗斯文学各种问题，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这次会议是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在理事会构成上，上两届只做了一些增补，这次年会将根据年轻化精神进行理事会换届工作。我相信，新一届理事会产生后一定会有一番新的气象，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工作必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遵照江泽民同志历次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精神大力开展工作。

最后，我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向为承办这次会议的会务而付出

巨大劳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1999.11.11

我们的道路和我们的成绩

孙绳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 世纪很快就要结束，21 世纪即将到来。俄罗斯文学从开始介绍到我国，也将一百年。甚而我们这个不大的学术组织“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也已经二十岁了。在这个令人兴奋的日子，不由得会想起许许多多的事情，想起一条曲折起伏、绵延不绝的道路，想起许多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特别是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热烈的、非凡的时期。

在座的同志中，有些人那时已经是俄、苏文学的传播的参加者，为那个时代尽了自己的力量，有些人那时还正当蓬勃向上、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亲身经历过思想与感情的强烈的振荡，至今还怀着对那段生活的亲切的回忆。还有些更年轻的同志，今天只能从传闻和记载上想像那个似乎难以理解的时代。因此，首先让我们在这里共同回顾一下五六十年代的情景。

我们都应当感谢更早一代开展俄、苏文学启蒙工作的前辈，如郑振铎、耿济之、鲁迅、茅盾、瞿秋白、曹靖华先生。是他们在风雨如晦、苦难重重的旧时代，把俄国和苏联的进步的、革命的文学引进我国。那时，我国的工人阶级开始觉醒，在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而且在几次挫折之后开始了武装的革命斗争。把反映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的苏联文学作品，把唤醒广大群众觉醒的文学作品，输入到中国这片孕育着新的斗争的地区，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恰当的比喻，是像希腊巨人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一样伟大。苏联描写革命斗争的作品与渴望变革的中国社会的相遇，可以说是历史上一种罕见的结合，更是翻译史上极其光辉的事例。在这里，巨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不

过，这时中国的旧统治阶级还很强大。它对革命文学的传播采取了查禁、销毁、残害的手段，极力加以限制。这也是早期传播苏联文学的先驱者的命运。然而革命的文学却如野火似地蔓延。

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另一幅令人惊奇的景象。人民政府的文化建设方针中，除大力发展中国文学创作外，也包括了介绍外国优秀文化，优秀文学作品，用先进的文学作品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斗争精神，增强人民的国际主义与革命人道主义的要求。这是国家明文规定的方针，在历史上哪个国家，哪个朝代曾经这样做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迅速地、大量地出现在中国读者的手中，成为人人争读的读物，成为滋养人们思想的一股热流，成为思想工作与群众工作广泛采取的一种手段。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中期。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个时期中，有90种以上的苏联文学作品的印数超过了10万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拖拉机站站长和农艺师》、《叶尔绍夫兄弟》、《海鸥》的印数在100万和150万册以上。还有几种作品，如《普通一兵》、《古丽雅的道路》等的印数都在50万与100万册之间。四五十年前我国仍是一个贫穷落后、教育基础薄弱的国家，这是多么惊人的景象！

两年前，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曾访问过几位编辑，我也是其中之一。记者曾问我：为什么那时苏联作品那样受欢迎，人们想从那些作品中寻求什么？我曾经根据我的体会作了这样的回答：

第一，那时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结束不久，人们想更进一步认识这些战争的意义。同时，不但在朝鲜战场上还在进行一场正义和暴力的拼搏，就是在我国周边的一些地区，例如东南亚，也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对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威胁。人们要用爱国主义教育自己，要用英雄主义激励自己。

第二，我国刚刚推翻了长达数千年的剥削、压迫制度，建立

了新的制度，这个制度的根本基础是劳动、是共同的社会主义式的劳动。劳动变成了全体人民的第一义务和需要。苏联是第一个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劳动精神贯彻到它的各个生活领域。它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为祖国、为人民劳动的领悟和对它的赞美。我国人民自觉地感到应当用崇高的劳动和献身的精神教育自己。

第三，在推翻了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之后，迫切的问题是建立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制度，以利于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互相团结合作，发展国家建设的各项事业。先进的文学作品能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

我认为我国读者在苏联的优秀作品中，是受到这些思想影响的。今天我仍是这样看。

不错，那个时代存在过一个口号：“一边倒”。但这是考虑到国际局势提出的一个直接涉及政治、外交、经济的口号，并不是文学上的口号，也从没有这样的要求。毛主席在文学上的口号始终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且在五六十年代，在我国还出版了许多东西方国家的古典和现代作品。苏联文学作品在那一时期在中国读者中的普及，除了形势和群众的强烈要求外，应该看到还由于它本身的特质和魅力。如果说，像瞿秋白先生说的，旧时俄中两国的国情相似，“听着俄国社会崩溃的声浪……不由得不动心”，或者如鲁迅先生说的，“从那里看见了被压迫者善良的灵魂的辛酸、挣扎”，那么在后来的苏联作品中，人们受到感动的，则是英雄人物身上具有的另一些品质。这就是爱祖国、爱人民、有远大理想、有高尚情操、勤劳勇敢、意志坚强的优秀品质。在我国，五十年来努力不懈地为祖国积极工作的人们，那些始终站在各条战线最前列，今天仍然是我国最稳定的力量的人们，许多人都受到过苏联革命文学的积极的影响。

保尔·柯察金的那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的独白已成为许多人的座右铭。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工人阶级的儿子吴运铎写出《把一切献给党》，黄继光的精神和马特洛索夫的事例遥相呼应，

波列沃伊的《真正的人》是我国第一代空军将士最常读的书之一。《教育诗》描写了充满社会主义精神的劳教工作，一直受到我国司法界的重视。最近我国司法会议上还决定将继续在每一个省里建立工读学校，这也说明马卡连柯的卓越作品仍然产生着有益的作用。

从60年代中期开始，是我国发生突变的十年。像其他文化工作部门一样，俄苏文学的研究、教学、出版工作陷于停顿。直到70年代中期，才重新打开报刊，了解苏联文学在这个时代中的变化。

从80年代开始，几股力量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重新恢复工作的中老年同志和脱颖而出的新的力量，留学归来期待上岗的青年力量，共同创建了研究俄苏文学的新的局面。1980年在武汉举行的第一次俄苏文学座谈会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活跃的局面。这是今天在座的许多同志亲身经历而难忘的。即使在二十年之后，今天我们仍应当感谢发起和主持那次会议的刘麟同志。次年在哈尔滨市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上，经过认真的讨论，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俄苏文学研究会，成为我们致力于这方面研究工作的组织和核心。在以后的十年中，它实现了大家的希望。在它的支持下，各地热心的同志们举办了不少的学术交流活动，探讨了俄国和苏联各时期的文学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以吉林大学李树森同志为首，并得到各地同志支持，曾先后举办过三次肖洛霍夫研讨会。在北京举办过三次俄苏诗歌研讨会。可以说，这是俄罗斯文学研究在中国遍地开花的时期，诱发了不同年龄的人们的长期埋没的积极性。从北国的哈尔滨远到南疆的厦门，每次会上都展开过热烈的争论。但会上表现的治学的态度是诚恳的，相互的关系是亲密的。在研讨会的同时，还出版过各种发言集与讨论集。

90年代苏联解体，在全世界引起不同反响。对此我们感到

震惊，但对原苏联文学保持着郑重的态度，衡量过去的得失，静观此后发生的变化。90年代是我们的力量更加活跃发展的时期。我们举行过三次大型的学术讨论会和纪念会。第一次是高尔基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这时新编高尔基文集二十卷已经出版。他的文学论文都已译为中文。第二次是俄苏文学的杰出翻译家曹靖华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这时，经曹苏玲同志细心编辑的十卷本文集业已问世。他的两本传记以及中外友人写的关于他的回忆文章，都为研究这位俄苏文学翻译工作的先驱和大师，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第三次是普希金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中国普希金研究会等单位举办的研讨会，人民大学举办的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与四巨人对话”的纪念会，先后举行。稍后是多方配合对外友好协会举办的更高一级的普希金纪念会。三套编选完善的普希金全集和文集，新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集、叙事诗集，传记和研究著作，在各国纪念这位伟大俄罗斯诗人的佳节中，显示出中国读者特殊的热情。《俄罗斯文艺》特为配合这次纪念编印了专刊。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百余位人士的支持下出版了内容充实的文集《普希金与我》一书，记录了一个世纪以来几代人的心声。

我们可以说，这几次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都是以长期的翻译与研究工作的积累为基础的，显示了我们当前的水平和力量。

这里，我要把话题转移到近二十年来我们在俄罗斯文学翻译与研究成就上来。

首先，我们在俄苏文学史的著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国第一本俄国文学史出现于1924年，即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界》，那是本小书。此后在书店中只有日本、英国和旧俄的陈旧的著作。解放后大专院校采用的是苏联学者的课本。但到了80年代后，我国学者自己写作的俄苏文学史开始一部又一部出现，确有雨后春笋之势。先是1981年北京大学牵头、十所院校同志

参加的曹靖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俄国文学史》。继而是叶水夫、李辉凡、张捷同志主编的，由外文所同志参加编写的三卷本《苏联文学史》。后来，内蒙的克冰、江西的黎皓智、四川的刘亚丁、北京的李兆麟、徐玉琴等同志，都先后出版了自己写的俄、苏文学史。至于按文学类型发展经过写的文学史，先后有彭克巽、钱善行写的俄、苏小说史；徐稚芳、朱宪生、刘文飞、许贤绪等同志写的四种俄苏诗歌史、北京王爱民同志写的俄国戏剧史。再以后又出版了李明滨同志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非主流文学》、李辉凡、张捷同志写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南京汪介之同志写的《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北京刘宁同志先后主编了两种俄国文学批评的著作。其中第二本书《俄国文学批评史》不久前也已出版。这是一部集中国内专家力量，经过长期准备写成的书。上海包文棣同志在评论这本书的文章中说：“这是一本很有内容的学术著作，它不但让我们有系统地认识俄国文学批评的实际历史，也提出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很赞成他的意见。上述的这些虽然还不是近年中国学者撰写的俄、苏文学史的全部，但我想，这些著作已足够证明，我们的学者经过长期研究，已经纷纷奉献出他们的成果，形成了一个认识俄罗斯文学的体系。

除文学史外，在其他研究类型方面，我们也有许多收获。这里限于个人了解，我只能举出颇有特色的几种：张铁夫、陈训明同志写出了关于普希金的研究；陈寿朋、孟鞠荣、汪介之都有关于在新时期如何评论高尔基的专著；孙美龄同志两次亲赴顿河地区，依据丰富的资料写出了论肖洛霍夫的专著；朱逸森同志写出了富有特色的《屠格涅夫评传》；朱宪生同志写了论述契诃夫创作的书；高莽同志写了帕斯捷尔纳克传。远在贵州的胡日佳同志完成了他多年研究的一个项目，写出了《俄国文学与西方》这部书，实践了他对两者关系的比较研究。他本人谦虚地说是“粗浅的考察”，“真诚的对话”。我们更应当说这是一次严肃而勇敢的探索和尝试。薛君智同志根据她在西方的长期访问，编写了有关